2026.11.2 星期一
主编｜杨道 版式｜杨千懿 检校｜徐伟东 符发
海南日报

一场未吹灭蜡烛的成人礼

——《生日快乐》

曾庆江



埃及电影《生日快乐》人物海报。

埃及电影《生日快乐》海报。

埃及女导演萨拉·戈赫尔的新片《生日快乐》，2025年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首映即斩获包括最佳国际影片在内的三项大奖，随后被埃及官方选送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2026年10月23日登陆中国院线后，豆瓣评分持续攀升，人们击节叫好。一部讲述八岁女佣托哈一天经历的儿童电影，为何能在中国观众心中激起如此绵长的涟漪？答案或许在于它用最轻盈的儿童视角，道出了最沉重的成人命题：蜡烛未吹灭，童年已结束。

托哈，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的开场如泡泡糖般甜腻：两个女孩在卧室里嬉戏，奈莉教托哈许愿的规则“吹灭蜡烛前许愿，它就会成真”。因此，吹蜡烛许愿就成为托哈的梦想。这对于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的她来说，实在是满心期待——托哈，祝你生日快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作为女佣的托哈，早已被身份驯化得过于懂事，比如，换煤气罐的麻利，让校车司机等待时的交涉，已经成为八岁孩子不该有的“日常”。她很像成人，但内心又保留着孩童的纯真，以及对“心愿”的执念。

影片在淡淡哀伤中铺叙托哈的心路历程，从对生日派对的雀跃期盼到最终的心愿幻灭，都和一根蜡烛有关。起初，夫人因为一地鸡毛的生活不愿置办生日派对，托哈尽力去促成，为了奈莉，更为了自己。因此，影片用细笔勾勒出托哈略带“狡诈”的行为，比如让奈莉用妈妈的手机致电父亲，当场责骂歧视女司机的男人，用情感欺骗蛋糕店获得当日定制……这一切，都是为了点燃一根蜡烛为自己许愿：“我想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儿童视角的纯真在影片中得到了完美呈现。托哈听不懂外婆“虱子很难清理”的弦外之音，读不懂夫人施舍的旧裙。她穿上那袭旧裙，满怀期待地站到奈莉面前，只换来一句冷语：“这是我的裙子，你不应该穿在身上。”阶级差异在这里缓缓展开。

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有着最深的错位。儿童满心期待生日派对，但成人却通过阴阳手段来阻止她。尽管夫人还有些注重她的感受，努力让她不至于受伤，但这点善意在成人眼中的阶层、体面与算计面前，一钱不值。托哈的孩子逻辑，一次次撞上成人世界的潜规则，因此，她妥协中的坚持更让人心动。

托哈的情况，让人想起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的穆罕默德。两者都以儿童为唯一视点，用孩子天真的执着，来对抗成人那套令人窒息的规矩。穆罕默德穿越村庄只为归还在大人眼中无关紧要的作业本，托哈冲破重重障碍，只为返回开罗参加一场并不欢迎自己的生日派对。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童心世界被撞得粉碎。因此，穆罕默德放弃努力，托哈也戴上头巾做回女佣。这份驯服，比苦难更令人窒息。

蜡烛是影片的棱镜

对奈莉而言，“生日快乐”是冰淇淋、玩具屋、粉色帐篷这些总能兑现的愿望。对托哈来说，则是蹭一支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蜡烛来许愿。因此，蜡烛成为影片的棱镜：奈莉说，吹灭蜡烛前许愿便能成真；托哈最终点燃蜡烛，却不吹灭、不许愿，任它静静燃尽。片尾的长镜头告诉我们：愿望，只属于有资格拥有的人。

影片着力表现的阶级差异渗入到每个细节。尽管和奈莉非常亲密，托哈却只能睡厨房沙发；为了奈莉而在商场认真试衣，却被店员冷斥“女佣不能试穿”；进小区要业主应允，离开要开包检查。同时，影片的色调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别墅商场明亮的灯光如同仙境，而贫民区则灰暗逼仄。穷人与富人同城而居，地理不远，却隔着不可逾越的界限。而这只需要一辆儿童驾驶的三轮车便实现连接，实在是讽刺。

耐人寻味的是，影片中似乎并没有一个恶人，没有反派角色。比如“夫人”莱拉会在店员歧视托哈时挺身而出，“让这家店铺见鬼去”，还许诺以后教托哈识字，在她摔倒受伤后让她好好休息，什么也不要干，甚至为了弥补“亏欠”，把吃剩的蛋糕送给她。我们无法质疑莱拉的善意，问题也正在此——莱拉一家始终相信，雇佣托哈是在行善。这种自以为是、施舍式的善意，比恶意更难打破。这正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分界：在托哈眼里，莱拉是温柔的、近乎母亲的存在；在莱拉的世界里，托哈却始终是一个“善举”的对象，关键时刻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

因此，我们希望托哈点燃蜡烛来许愿，但这注定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阶级差异是永远无法弥合的。尽管我们可以视莱拉为一个不完全的觉醒者，但在阶级体面面前，她的果断利索让人不寒而栗。这才是影片的深刻之处。因此，当托哈重新戴起头巾收拾垃圾时，我们知道她只能“做回自己”。在影片结尾的烛光中，我们也只能陪同托哈一起无声地流泪。

闯关叙事背后的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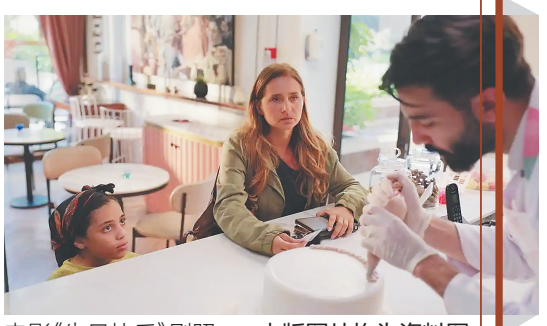
《生日快乐》是经典的“闯关”结构：不到二十四小时，一个明确目标（办成生日派对），一连串障碍（如何回到生日派对现场等）。托哈像执拗的小骑士，一系列闯关后，眼看抵达“梦幻乐园”——邻家小哥的三轮车载她穿越开罗，城市灯光下两个乡村孩子的惺惺相惜，让人心痛的同时，我们渴望托哈的愿望能够实现。霓虹下粉裙翻飞，恍惚中我们真的以为托哈就是那个坐上南瓜马车的灰姑娘。可是，越是接近圆满，反讽越是锋利：她拼尽全力追求的派对，在万众瞩目的舞蹈高潮中被断然终结。

在“闯关”式结构中，《生日快乐》有意采用双向对比的手法。影片前半部分是关于生日派对的筹办问题。夫人莱拉因为面临离婚、搬家等问题，原本对生日派对兴味索然，在托哈的推动下最终同意举办。但如何举办却是一个问题，比如父亲不能前来、蛋糕不能当日定制……都在托哈举重若轻的做法中得到很好解决。她可真是一个“打怪兽”的好手。可是，筹办派对的顺利却是为了衬托重返派对现场的艰难。

托哈克服重重障碍得以重返开罗参加生日派对，但在夫人一个果断的电话中，愿望最终幻灭。返乡的大巴上，母亲因为疲劳已经睡着了，托哈端着吃剩的蛋糕，看着奈莉的照片，犹豫许久终于伸手将其揭开，并点燃了那支并不属于自己的蜡烛。她没有许愿，只是流泪，看烛光慢慢燃尽，我们的心也慢慢沉了下去。

在闯关叙事中掩藏着最深的伦理悖论：影片中“全员无恶人”，但似乎每个成人都成为托哈的障碍。究竟是谁扼杀了托哈微薄的愿望？我们得不出明确的答案。但正是这些“各有苦衷”的成人，凑成一台冰冷的机器，碾碎一个孩子的童年，如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的穆罕默德，最终无法完成送还作业本的任务一样。或许看似没有坏人的世界，才是最坏的世界，因为自始至终，我们都无法对托哈喊一声“生日快乐”。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电影《生日快乐》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